

十

三

經



尚書注疏卷十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周官
顧命

君奭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

淮夷在成王卽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

周官

音義

還音旋

疏

王義

日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卽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

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以見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者。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卽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旣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官之故也。

周官

傳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正義

周禮每官

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卽攻之初。卽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旣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阜宮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

其官之所掌。示以才。愧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傳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

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傳六服者矣。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

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音美

行下孟反。辟必亦反治直吏反。丁至冢宰

經注同。

疏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

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敘王發言之端也。傳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卽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卽歸。

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日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卽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舊**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疏**

日。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傳

道堯

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

政惟和。萬國咸寧。

傳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

所以爲正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

禹湯建官二百。亦

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傳**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晉義

之長。丁丈反。下官正義曰。旣言須立官之意。乃長助長君長金同疏。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

疏

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

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傳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典。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云。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

傳

今我小子。敬勤於德。

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

傳

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

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

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

傳

師。天子所師。法

傳。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

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

備。惟其人。

傳

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傳

此三官名。日三孤。孤特也。言

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傳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

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

天官卿。稱太宰。

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

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

傳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

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

等列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夏官卿主戎馬之

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

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

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

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

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

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音義

逮

音代

一音大計反解佳賣反變素協反相息亮反處

昌呂反少詩照反下同擾而小反徐音饒慝吐得反倡

音代

反

尺亮反。下同。阜。

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

音負治直吏反。疏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

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公云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二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

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
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
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
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
擾爲安。五典卽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
民。使小大勦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
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
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
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
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
教恤。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
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
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
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周禮云。乃立
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
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
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
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

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工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

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土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

傳

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

巡考制度于四岳。

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

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

巡守然諸侯各朝于方岳。

大明黜陟。觀四方諸侯各

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傳

朝直遙反。守音狩。下同。本

亦作狩。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

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

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六言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傳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

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
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
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

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

三其全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從政以公平滅

私欲。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闡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傳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伎。